

我的小小乖狗。」

回到家，喬的一張小臉興奮得紅撲撲的，還沒進門，就大叫：「媽媽，媽媽，你猜今天誰去學校接我啦，是萊西！」

喬的媽媽三十多歲、胖胖壯壯的，因為長期操持家務，因此顯得比實際年齡老一點。她迎著喬和萊西，微笑着說：「哦？萊西竟然去接你放學。」

「對啊，牠怎麼找到我？我又沒有帶牠去過學校。」

「狗的鼻子很靈敏，萊西可能是聞到你在路上留下來的味道，一路聞聞嗅嗅找去的。」

「哇，萊西真棒！」喬雙手抱著萊西的脖子，貼著牠的臉。



「哪裡去混了，可惡！」

「老爺，我在這裡呢，您找我嗎？」管理狗房的漢斯急急匆匆的從屋裡跑出來。

「當然是我喊的，你難道聾了嗎？」老公爵的手杖又是一陣亂揮。

「是，老爺，有什麼吩咐嗎？」

「這隻狗是怎麼了？牠不舒服嗎？一副沒精神的樣子。」

「沒事，一切都照料得好好的。只是牠剛到新環境，難免會不習

慣，過幾天就好了……」

「好了，你給我好好照顧牠，知道了嗎？」

「知道了。」漢斯低著頭回話。

「好好做，年輕人應該好好的做事，現在的年輕人，真是……」老



淋到。

「回去吧。」山姆什麼也沒有多說。

喬站起來，摸摸萊西的頭，小聲說了一句：「回去吧，萊西。」

就這樣，父子倆和萊西走上小路，走進了兩夜的荒原，走上無邊無際的靜默中。

回到村子時，山姆才開口說：

「喬，我送萊西去老公爵家，你先回去，等一下我有話對你說。」

喬乖乖的回家了，迎接他的仍然是一片靜默。他脫下溼透的衣服和鞋襪，放到火爐上烘烤。轉過身時，看到媽媽已經把食物和茶放到餐桌上。

喬咬咬嘴唇，走了過去，他知道自己傷透了父母的心。他在餐桌前坐下，低頭盯著食物看，一口也吃不下。

不久，爸爸回來了，他不管自己一身溼透，直接走到喬的對面，



奔走上回家的路

萊西的身體開始覺得疲累，牠的步伐慢了，但不曾停下。在牠的腦中，困惑愈來愈深，牠不懂為什麼跑了那麼久還找不到學校，也看不到喬。剛才推著牠一直往南跑的時間感覺已經不存在了，現在牠感到肚子餓，並想起狗房裡的美食。

沒錯！要是牠往回走，回到老公爵的狗房，就會有一大盤牛肉可以盡情享用。萊西想到這裡，不由得調過頭，向北走了幾步。

可是牠立刻想起狗房裡那條冰冷的鐵鍊、那個粗暴的人，以及冷淡的氣氛。牠討厭那裡的一切。牠站住了，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。萊西前看看，後看看，像是在斟酌什麼似的，最後決定——回家！

對！牠要回家，回到那幢小屋子，舒服的躺在火爐前的地毯上，享



的是殺死羊的凶手。」接著將槍口瞄準了萊西。

「砰」一聲，一顆子彈朝飛奔的萊西射去，萊西覺得有東西朝牠的左肩飛來，因此牠向右一轉，冷不防，又是「砰」的一槍，萊西的身體受到重重的一擊。牠什麼也顧不得，全力向牧場外跑去。

「我好像打中了，可是牠怎麼沒有倒下，還跑得這麼快？」漢克一臉疑惑的說。





你上場了。」

可是，陶陶沒有動。

「噢，怎麼了？呵呵呵，是不是還缺個伴呢？」羅威爾說完，萊西便優雅的走進孩子們圍成的圈圈裡。

「好了！陶陶，你的伴來了，可以開始表演了嗎？」

陶陶也走入場中，一下子跳鐵環，一下子滾皮球，博得很多的叫好聲和掌聲。表演完畢，有孩子喊：「那隻牧羊犬什麼都沒做啊。」

